

• 理论研究 •

论“百病生于气也”^{*}

冯兴中¹ 王永炎²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100038;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摘要:“百病生于气也”语出《素问·举痛论篇》,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开放的人体生命活动原动力。气机失调则百病丛生,治百病调气为要。“百病生于气”的疾病观,突出的反映了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举例糖尿病,作为一种以气机失调为特征的心身疾病,治以气机调畅是取效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百病生于气;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中图分类号: R221.1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4.01.001

On “all diseases derived from qi”^{*}

FENG Xing-zhong¹, WANG Yong-yan²

(1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8; 2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All diseases derived from qi” comes out of *Suwen • Jutonglunpian*. Qi is the basic substance of the human body, and the movement of qi is the source power of human life, so dysfunction of qi will lead to many diseas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gulate qi to cure diseases. The concept of “all disease derived from qi” reflects TCM dual attributes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For example, diabetes, as a kind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disorders of qi movement, and regulation of qi movement is the key in treatment.

Key words: all diseases derived from qi; natural science; humanities

“百病生于气也”语出《素问·举痛论篇》,原文曰“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这段话以“气”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概念高度概括了人体疾病的发病与病理机制,认为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本机理,这一观点凸显了中医学具有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特点,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

1 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即指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清代喻昌《医门法律·卷一·明胸中大气之法·大气论》:“惟气以成形,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进一步说明了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此句是说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人体离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就会失去生命的原动力,人的生命活动也将停止。

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开放的人体生命活动原动力。气的升降是机体内在的生命枢机,气的出入是机体内外交换、体现生命精气神的根本。五脏主收藏,所藏精气既是维持和构成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具体生命活动的功能体现,气机宜升扬而布散精气,表现为气之“升”。六腑主传化,主持饮食物的消化吸收,气机宜沉降才能传化,表现为气之“降”。机体脏腑功能活动中,肝主疏泄以升为常;肺司呼吸以

冯兴中,男,博士,主任医师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批优秀人才研修项目

降为顺,肝升肺降则呼吸正常。脾主运化,主升清;胃主受纳,宜通降,脾升胃降则机体消化吸收功能正常。气的出入是中医学“天人相应”的具体体现,人作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体,依赖于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的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人的生命活动通过气的“入”即通过吸取自然界的能量维持生命,通过气的“出”即通过社会人文环境展现机体的生命活动。气的升降出入一旦停止,则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将停息,即所谓“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因此,气的升降出入若有异常,就会变生疾病;另一方面,由于气的无处不在,任何疾病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气的升降出入异常。所以说它是百病之纲领。

2 气机失调则百病丛生

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同时又是人体生命活力的具体表现。《景岳全书》说“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故其在外,则有六气之侵;在内,则有九气之乱。而凡病之为虚为实、为寒为热,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字,足以尽之。”说明气机失调是百病丛生的关键。《素问·举痛论篇》所谓“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是讲引起气机失调或因于内伤七情,或因于外感寒热,或因于劳倦太过。临床所见气的病变不外以下6种情况:①劳倦内伤,或久病不复等所致的气虚,脏腑功能衰退,可见精神萎靡,倦怠乏力,自汗,面色白,舌淡,脉虚等症。②由情志内伤,或饮食寒温不适,或因外邪,或因痰浊等引发脏腑之气上逆所致的气逆,常见肺、胃和肝等脏腑气机升降失调,肺气上逆,可见咳逆,气喘;胃气上逆,可见恶心,呕吐,呃逆,暖气等;肝气上逆,可见头痛头胀等。③由情志内郁,或痰饮、瘀血等实邪阻遏气机,或因气虚运行无力而郁滞等所致的气滞,以肺、肝、脾胃等脏腑为多见,肺气壅滞,可见胸闷;肝郁气滞,可见胁肋胀满;脾胃气滞,可见脘腹胀痛等等。④由于素体虚弱,或病久气耗,以致气的升举无力而下陷所致的气陷,可见脾气虚损,升举无力,疲倦乏力,腹胀满重坠,便意频频,或见脏器下垂。⑤由久病消耗而衰竭,大出血、大汗出等气随血脱或气随津泄等所致的气脱,可见面色苍白,汗出不止,全身瘫软,二便失禁,脉微欲绝或虚大无根等症。⑥由情志刺激,或外邪、或痰浊等闭塞清窍所致的气闭,可见气厥、痰厥等,具有发病急骤,突然昏厥、不省人事的特点。

气机失调与人的情志因素密切相关,肝主疏泄,调畅情志。主要是内伤七情,指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变化,突然或强烈或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了人的生理调节范围,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由《内经》所述可知,情志致病的病理特点主要是影响脏腑气机,从而导致气血运行紊乱而发病。肝主疏泄,具有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郁的作用,肝气条达,则气血调和,心情舒畅。肝与各脏腑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肝风》)肝主疏泄,五脏气机之通畅和调,多有赖于肝脏的条达正常,故肝为脏腑升降出入之枢机。若情志活动失常,常累及于肝,致使肝失疏泄,肝既病后不仅自身病变,且可下竭肾水,殃及于心,横克脾胃,上刑肺金从而导致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疾病乃生。

“百病生于气”的疾病观,突出的反映了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作用的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疾病。而人则是精神和物质的共同载体,人不仅是自然的、物质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的、精神的人。从人生的健康与生老病死实际情况来看,导致疾病的因素除了物理、化学以及微生物等外界物质因素,更多的是心理、精神、情感等非物质因素。而“百病生于气”的疾病观,就是强调了人的精神、情志在疾病过程中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医学在认识人类健康与疾病方面不仅具有唯物史观的特点,也有唯心史观的意义。

3 治百病调气为要

气机调畅是机体生命的原动力,“百病生于气也”的观点说明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势必百病丛生。清代王三尊《医权初编》中说“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因而在病理情况下,必须注重调节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诸气》指出“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但所贵者,在知气之虚实,及气所从生耳。”即是强调治病以气机调畅为首要关键。临证诊病当察机体气机之虚实顺逆,才能抓住关键,对症下药。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气调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在疾病的治疗中强调“调气为要”的疾

病治疗观,使气机升降出入失调归于相对平衡协调的正常状态,从而使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归于正常,以达到《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言之“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气机失调的情况下,注意调节气机升降出入运动,采取“补其不足,损其有余,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方法,使阴阳偏盛偏衰复归于相对平衡协调的状态,是“治百病”的基本原则。

人体五脏六腑之间既是一个整体,又有各自不同的生理特点,因此,气机郁滞的表现也不相同,调畅气机必须顺应其升降出入的特点,五脏具有贮藏精气的功能,六腑具有受盛、腐熟、传导水谷的功能。《素问·五脏别论篇》言“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由于脏腑生理上的不同特点,使其病理上又各自具有特点,五脏病变易产生虚证,临床常见“虚气流滞”,因脏气之虚的功能不足导致的“痰瘀血水”病症。六腑宜通不宜滞,每因气机阻滞、传化失职而起病,故在治疗之中应以行气导滞之品疏通腑气,助其传化水谷,排除糟粕。叶天士言“六腑以通为用”,“六腑为病,以通为补”,故对于腑实证可酌情使用三承气汤为代表的通里攻下方剂以荡涤腑实,疏通腑气,使六腑气机通畅,恢复其正常的传化功能,从而达到六腑通而为用,降而为和。

基于“治病求本”的原则,“调气治百病”,以恢复机体的正常状态。在临床上气虚者,治宜“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可用温补阳气的方法,选用人参、黄芪之甘温益气,如黄芪建中汤等;气逆者宜降气,如肺气上逆之咳喘,常选用苏子、杏仁、厚朴、款冬花等;胃气上逆之呕吐、暖气、呃逆,常选用旋覆花、代赭石、半夏、生姜、丁香等;气滞者应行气理气,脾胃气滞常用陈皮、厚朴、枳壳、木香、砂仁等;肝郁气滞常用香附、青皮、郁金、川楝子、乌药、小茴香等;气陷者当升举中气,用具有升提作用的药物,如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等,方如补中益气汤;气脱者急当回阳救逆,如独参汤、四逆汤、回阳救急汤等;气闭者又当开窍为急。

人体津液的输布及排泄,依赖于气的升降出入。三焦为气和津液升降出入的通道,三焦的气化功能正常,气的升降出入调畅,则津液流通,水液不会滞留而无痰饮为患。如气机失调则气不化津,水液停滞,血行滞缓,而变生痰饮、瘀血,导致“痰饮瘀血”等病理产物在体内的瘀积,而痰饮、水湿、瘀血等病理产物又是导致疾病发生和复杂多变的病理基础,

所以在疾病出现“痰饮瘀血”证候的治疗中亦以调“气”为首要,正如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痰》所说“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气行则水行,气行则血行,调气可以使痰饮、水湿、瘀血等病理产物在气的作用下而排出体外,从而使机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调气治百病”,实际上就是针对疾病恢复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就是通过本身的发展和进化而形成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命机体就具有天然的自组织系统。机体利用从外界摄取的物质和能量组成自身的具有复杂功能的有机体,包括调整气机升降出入失调治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机体自动修复病损,以恢复正常的生命功能。总之“百病生于气”是对人类疾病病因病机的高度概括,我们临床治疗疾病从气论治,可以抓住疾病的根本,真正做到“治病求本”。

4 糖尿病临证调气举要

糖尿病,中医称为消渴病,以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或尿甜为特征。中医学认为消渴病的发生与恣食肥甘、五志过极、禀赋不足、劳欲过度有关。《灵枢·五变篇》中论述“帝曰:人之善病消瘠者……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气血逆留,皮肤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瘠。”可见情志改变、五志过极是消渴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样,所欲不遂、情志郁结也是影响消渴病的重要因素,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三消》中说:“心境愁郁,内火自燃,乃消症大病。”

近年来,国内外对心身医学与心身疾病的研究进展很快,反映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重大转变。心身医学认为,人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是有思想、情感、意志行为和个性的完善生命体,人是世界上唯一具备“三维世界”的万物之灵——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社会群体世界。糖尿病被列为内分泌代谢系统的心身疾病之一,它的发生、发展、预后转归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西医学认为糖尿病发病机理不明,某些个性特征被认为是糖尿病的易罹质,即中医学所说的禀赋不足易发消渴病;并与社会进步、生活方式改变密切相关。在现在竞争性社会条件下,社会压力增大,工作负荷超过心理承受能力,患病前生活事件刺激和由此引起的心理应激是糖尿病的“激发效应”,导致植物神经系统和内分泌代谢系统的变化,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即使在糖尿病过程中,

心身因素的影响,也是糖尿病控制不良,产生慢性并发症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是终身性疾病,控制不良易产生心、脑、肾、眼、周围血管病等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出于对疾病可能的结局担心、对疾病疗效的担心、对长期治疗带来的经济问题担心及长期的限制和调整饮食等各方面均可导致糖尿病患者情感和意志行为方面的改变。患者首先是普遍存在抑郁情绪或焦虑反应,表现出情绪低落、沮丧、烦恼、焦虑、疑惧等,还可伴有躯体症状,如倦怠乏力、睡眠障碍、周身不适、胸痛腹胀、性格改变、适应性差等,糖尿病晚期还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失眠、智力减退和精神异常。这些心身因素症状可以导致糖尿病血糖的波动,糖尿病长期的控制不良,一方面易发生慢性并发症,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新的致病因素,导致其他的躯体疾病的发生。

消渴病的发病与心、肝、肺、脾、肾五脏功能失常有关,消渴病的心身病证特别是与心、肝、肾等脏密切相关。中医学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与内脏的功能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内经》即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人体脏腑的病变可以表现为情志变化,影响气机升降失常,即所谓“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忧则气聚、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同时,各种不同性质的情志刺激也可以损伤脏腑,即所谓“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进而扰乱气机,耗伤精气血津液,变生痰瘀,发为百病。心为“君主之官”,藏神,统摄魂、魄、意、志等人的精神活动;肝主疏泄,疏理气机,调畅情志;肾为先天之本,生髓出智,与消渴病的气机失调之心身病证表现关系最为密切。心肝肾功能失常,气机逆乱,五脏俱损,导致消渴病起伏迁延,变证百出,致残致死。

根据消渴病的气机失调病证表现,糖尿病并发症的产生往往和周身经络气血运行失常有关,消渴病阴虚燥热日久,伤阴耗气,气阴两虚,气虚运血无力,气虚运化无力,变生痰瘀,痰瘀蕴积日久,阴阳气血俱虚,痰湿郁瘀而致气血逆乱,气滞血瘀是常见的病理状态。所以,在糖尿病治疗上重视肝主疏泄,强调调畅气机,气血舒活;气行血循,则瘀祛郁通、热清痰消而保身全形,不易产生神经、血管等慢性并发症。临床常用下列4种治法^[1]:①调神行气:心藏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统摄喜怒思悲恐惊等七情变化,七情内伤导致消渴病气机失调之病证,必然伤及心神;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脏腑功能,如此往来反

复,恶性循环,导致消渴病迁延难愈。因此,调神行气是临床治疗消渴病气机失调病证的重要环节。

②疏肝调气: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调畅情志,肝疏泄太过或不及,是产生消渴病气机失调病证的重要原因。所以,疏肝调气为治疗消渴病气机失调之心身病证之要。③理气活血:情志致病,伤及脏腑,影响气机,气血失和,是导致心身疾病的主要原因,所以调理气血是治疗消渴病气机失调病证的重要环节。

④畅气机祛痰瘀:痰邪是由水液内停而凝聚所形成的病理产物,痰浊为病,颇为复杂,见证多端,自古就有“怪病多痰”之说。在消渴病过程中,由于受情志等心身因素的影响,气机不畅,变生痰瘀,影响心藏神的功能,表现出系列气机失调之心身病证,所以畅气机祛痰瘀也是治疗消渴病气机失调病证的主要方法。

在临证糖尿病时调气多从肝着手,而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疏肝理气、活血舒郁、清热祛痰的治法为治疗糖尿病所常用。临床常用四逆散、四妙丸加减,四逆散方中柴胡疏肝升阳,以宣达抑郁之气机;枳壳、枳实皆能下气破结,枳壳缓而枳实速,药力轻灵和缓善能拨动气机,重浊有力则可行滞破结,两药合用,兼理上下,不伤正气,与柴胡相合能升清降浊、调畅气机;芍药益阴养血,味酸性敛,与柴胡合而收散并用,疏肝理脾;白芍又能柔肝缓急,赤芍则可行血中之滞;配以甘草调和诸药,益气健脾,阳虚以炙甘草温养,热盛以生甘草扩阴。适用于痰热瘀郁引起的各种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疾病。临证若见胸中气滞,胸闷心痛,加香附、丹参或瓜蒌、苏梗理气活血,下气消胀;若脾胃气滞,症见脘腹胀满,心下痞闷,加香橼、佛手平治中焦,理气消胀;若见肠腑气滞,症见腹满便秘,加炒莱菔子、大黄行气导滞;若少腹气滞,疼痛不舒,加香附、乌药暖肝理气。

5 结语

气,又称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升降出入一旦止息,就会失去生命的原动力,人的生命活动也将停止。正如《灵枢·寿夭刚柔》中所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百病生于气也”的观点说明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气机失调是形成疾病的根源,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中调“气”为首要,做到“治病求本”。糖尿病作为一种以气机失调为特征的心身疾病,在发病和病证方面气机失调之心身病证表现尤为突出,糖尿病的这些气机失调的心

(下转第14页)

则知医师之所以自立者,亦在治疗得全而已矣”。章太炎认为,中医自立,首要在于自知,即中医的学术优势所在,“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聚诸家之案言,则知术亦不劣”;其次在于自信、自立,即中医在优势领域的绝对疗效,“偶中之,犹不可以自信”,对于更多疾病治疗的自信才能使中医真正自立,“自信之,犹局于一病也,谓数病可以自信者,则始可以言自立矣”。而自知、自信、自立的关键是要确立中医学的根本,他明确指出“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2]348}。“以《伤寒》《金匱》《千金》《外台》为有用”^{[2]324}。他强调,《伤寒论》蕴藏了丰富的医学思想,“《伤寒论》固参合脉证以求病情,然后处方,亦不可云徒善治疗也”^{[2]324}。因此,他始终将《伤寒论》作为中医发展的根本备加关注,并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发展中医学术的具体方法,即以《伤寒论》为本,兼容唐宋有效方剂,以实效为根本,寻求中医自知、自信、自立,达到其“融会中西,更造新医”^{[2]482}的自新宏伟目标。

3 讨论

章太炎认为,中医学学术以医经、经方两家为实用。其中《内经》尚多虚言,独《伤寒论》对于临床有极强的指导价值。对仲景之后医学,章太炎认为缺陷较多,其中尤其以辨证过略、虚玄臆断、立法偏任为突出。章太炎对中医学术的评价是较为客观而公允的,其依据有三:一是从是否存在医巫关联来评判其学术的纯洁性;二是从其是否附会五行、臆断妄言来评判其学术的客观性;三是从是否能弘扬张仲景学术方面评判其学术的实用性。而其最终的落脚点只有一个,即是否对临床议病、审证、处方具有实际指导价值。当然,章太炎对中医学术的见解也有其

局限性,如他否定五行,轻视理论,重视实效的实用倾向,忽视金元以及温病学家的保守倾向,以及援据日本新学的思想倾向,以上,在今天都应客观地加以分析。

总之,章太炎基于对仲景前后中医学术缺陷的深刻认识,他提出把《伤寒论》作为治学根本。另一方面,章太炎并不主张死守仲景成法,认为病证有仲景未道者,可取唐宋积验之方,体现了他继承、发展并重的学术思想。他认为,中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疗效,通过提高疗效,才能使中医由自知走向自信、自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从中医学术史的角度,明确提出独尊伤寒的观点,把《伤寒论》作为中医发展的内在支撑点,又用唐宋的有效方剂对此进行补充与融会,对中医学术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综上所述,章太炎以中医学术的研究为基础,发现中医学术精华,确立了一条以疗效为本的自知、自信、自立、自新的发展之路。以上章太炎先生提出的中医学术发展思想和长远规划,即使在今天也有其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 段晓华. 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J]. 中华医史杂志, 2006, 36(1): 42-45.
- [2]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卷八[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3] 段晓华, 梁吉春, 畅洪昇. 章太炎的《伤寒论》研究思想及其特色[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32(2): 88-90.

(收稿日期: 2013-06-28)

(上接第 8 页)

身病证是导致血糖波动、疾病控制不良的主要原因,中医学正是以其整体疾病观辨证论治消渴病,取得了令单纯降糖治疗无法比拟的疗效。“百病生于气”的疾病观,反映了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强调了人的精神、情志在疾病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医学认识人类生命现象具有唯物史

观和唯心史观的双重特点。

参考文献:

- [1] 冯兴中, 姜敏, 卢苇, 等. 糖尿病心身病证辨治初探[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3, 26(2): 68-69.

(收稿日期: 2013-09-16)